

欧内斯特曼德尔及其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评介(裴小革)

[信息来源:]

[上传时间: 2005-07-21]

关闭窗口

介

欧内斯特·曼德尔及其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评

裴小革

比利时著名学者欧内斯特·曼德尔(1923~1995),就是一位20世纪下半叶在马克思经济理论继承和发展方面,颇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曼德尔生前曾是第四国际的主要理论家和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能以法、德、英等多种文字写作,他的著作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出版,其中不少重要作品先后被译介到中国,包括《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晚期资本主义》、《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和《权利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等,有的著作还不止一个中文译本。对曼德尔的生平和主要经济思想的研究,将有助于了解国外马克思经济思想研究的状况,也将有助于我们从更多的角度分析当代国内外各种经济问题。

一、生平和主要著述

曼德尔1923年出生于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一个佛兰芒—犹太家庭,他在布鲁塞尔接受了大学教育以后去了柏林自由大学,在那里拿到了博士学位。曼德尔从小就从他的父亲恩里·曼德尔那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反官僚主义的和反希特勒的政治立场,于1939年参加比利时社会主义革命党,这个党后来成了第四国际的核心。他曾被希特勒的军队逮捕过三次,但所幸从集中营里活着出来了。当第四国际在20世纪50年初采取扩充战略时,曼德尔参加了比利时社会党。但在1960~1961年的总罢工以后,比利时的反资本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包括他在内的左翼成员被驱逐出了社会党。在比利时工会联盟的经济研究委员会当了一段记者之后,曼德尔1972年成为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政治科学。

曼德尔的第一部著作出现在1962年,我国的中译本的题目是《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后又发表了很多其他著述。在这些著述中,他发表了许多既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又不同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见解,其中有些见解是相当新颖和有创见的,这些见解至今仍被各种正统学术圈所忽略。

1964年,在一篇题为“新资本主义的全盛期和灾难后果”的文章里,曼德尔研究了一般称为康德拉季耶夫—熊彼特理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理论。但他用“长波”概念取代了他们常用的“长周期”概念,用以拒绝承认长波期间的任何不可避免的规律性的存在,特别是用以指出,在从一个“长扩张波”转入萧条和从“长萧条波”转入长期扩张的过程中,存在着非对称性。尽管第一个转折是不可避免的,第二个转折却不是内生于经济过程之中的,它的产生需要有弗里斯特(Forrester)所称的“系统冲击”。他认为,只有这种外部冲击,才能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平均利润率持续上升,使资本积累率 and 经济增长率的增加成为可能。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长期萧条的“软着陆”,既不是自动的,也不是肯定会发生的。但是,一旦利润率开始上升,技术革命就趋于使更高的累积增长率持续几十年。

在发表于1972年的《晚期资本主义》和发表于1978年的《资本主义发展长波》两部书里,曼德尔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上述思想。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发展出现

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除了保持了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以外，又有了一些重要的新特征。曼德尔并不否认政府干预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但与西方流行的各种经济理论（萨缪尔森的、加尔布雷斯的和新凯恩斯的）以及原苏东国家流行的理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不同，他主要考虑的是生产力的国际化和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影响，把它们作为国际资本主义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主要特征。跨国公司作为一种主要商业组织的出现，集中的表现出了这种特征。因此，曼德尔认为，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的霸主地位和民族国家对经济过程的干预力都会下降。西方新凯恩斯主义相对于新自由主义对经济政策影响力的下降，是前者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在一篇写于1984年的文章里，曼德尔对一些半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巴西、韩国、墨西哥和台湾等）进行了研究。他不同意否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半工业化可能性的观点和认为他们只是帝国主义附庸的观点，承认它们在资金和技术上是独立的。但他认为，这些国家具有经济上的脆弱性，特别是在面对持续的国际经济衰退时更是如此。

在《第二次萧条》（1983）和《现金、崩溃与危机》（1989）这两本书里，曼德尔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内部通货膨胀、信用爆炸（“债务经济”）投机资本部门出现等现象所造成的后果，指出了它们如何可以暂时推迟危机和如何有可能在长期中使危机爆发得更加猛烈。

曼德尔在晚年更多地转向了对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关系的研究，写了《权利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1990）和一系列有关的文章。在这些著述里，曼德尔拒绝将这些国家定义为“社会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或由新的统治阶级（官僚集团）支配的，而是把它们看成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处于过渡阶段的国家。由于特权寄生官僚的压制和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之间斗争的僵持，它们被冷冻在这个阶段上。与一般的观点不同，曼德尔认为，这些国家的主要问题，不是第一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重工业的部类）过度膨胀，而是第三部类（非生产国家支出，不只是甚至也不主要是军事支出）过度膨胀。这使他看到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衰落趋势。但他认为，这种衰落的主要原因不在中央计划的固有性质，而是在于官僚管理的性质（包括固有比例失调的错误管理），也就是说衰落是官僚本身的性质造成的。

总的看来，曼德尔著述的领域是十分广阔的，除了对国际时事政治经济问题进行评论以外，他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他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研究方法和路径，著作有《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62）、《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1967）、《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基础》（1972）、《〈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1979）等；（2）对经济长波理论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他尝试重新建造了一种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的长波理论，著作有《晚期资本主义》（1972）和《资本主义发展长波》（1980）等；（3）对民主计划经济理论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他为反对斯大林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扭曲和建设民主的计划经济而与一些经济学家展开过论辩，著作有《苏维埃国家的性质》（1978）、《为社会主义计划辩护》（1986）、《市场社会主义的秘密》（1988）和《权利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1992）等。

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曼德尔在探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研究方法和路径方面的成绩是相当显著的。他曾针对前苏联的情况指出，如果在我们这个社会十分动荡的时代，人们对脱离眼前实际考虑的“纯”经济学问题的兴趣确实减低的话，那么，那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人，对于马克思经济理论受到的重视的下降，自己也有—部分责任。因为近五十年以来，他们仅仅满足于用一些《资本论》的摘要来重复马克思的教导，而这些摘要越来越和现代的实际脱节。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能力把马克思在前一个世纪完成的著作适用于20世纪后半叶。

曼德尔分析说，这种无能首先来自一些政治上的原因。这是在斯大林时代，在苏联和各国共产党内，理论被置于附属地位的结果。理论成了政治的随机应变的附属品，正如中世纪时的哲学曾经成了神学的奴仆一样。就这样，理论受到了实用主义和诡辩主义的歪曲，对于经济理论来说，尤其是如此。此外，由于斯大林时代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许进行自由的理论研究，这种诡辩式的歪曲突出地表现为干巴巴的教条主义，形成了把东方和西方年轻一

代排斥在外的一整套东西。

不过，曼德尔承认，不但在前苏联和同前苏联站在一边的各国党内，而且在西方，在一切不受前苏联摆布的马克思主义学派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所以停止发展，还有一个次要原因，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本身的不理解。曼德尔认为，马克思应用于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认识方法是唯物辩证法。马克思毫不含糊地表明，他的确是这样理解自己的工作的。在给《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第一版编辑莫里斯·拉沙特尔的信中，他曾明确地说他是第一个把这种方法应用于研究经济问题的人。在他给《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写的《跋》中，马克思把辩证方法的这种使用说成是使《资本论》区别于所有其他经济分析的特点。

在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特点的分析中，曼德尔研究了马克思的方法和黑格尔方法的联系和区别。他认为，马克思明确地把他自己的研究和认识的辩证方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对立起来，虽然他从不隐讳他对这位在法国革命影响下，把辩证法思想送回到现代世界的德国哲学家的感激心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基本运动是绝对观念的运动；物质现实性只是观念本质的外部表现。在马克思看来则相反。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历史的基本运动规律，是现实的人们自己在一定社会结构内生产出物质存在的运动规律。思维的发展归根到底符合那种基本运动，并且反映那种基本运动，虽然要通过许多中介。

因此，马克思借以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的科学思维过程，本身是那种生产方式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及其矛盾的产物。只是其次才能把它看作是许多人文科学和意识形态（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历史学和政治科学、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的产物。只有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矛盾的增长，首先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才使马克思能够按他独特的方式和方向消化、综合和改造这些科学。正是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它不是从直觉知识、先人之见或令人迷惑的图式出发，而是从充分消化科学资料出发。研究方法必须不同于表述方法，必须先收集经验事实，充分掌握知识现状。只有做到这一点以后，才能对材料进行辩证的整理，以了解一定的总体。如果这点成功了，结果就是在人的思维中“再生产”出这个物质总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对从事社会现象研究的任何科学家说来，主要危险是把任何东西都看作理所当然，即“问题盲”。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作为辩证研究方法一部分的对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区别的研究，不过是不断地企图透过现象的不同层次，越来越深入到能解释为什么这些现象按一定方式发展的运动规律。在别人只是看到现成答案和庸俗“证据”的地方不断地寻找问题——创造问题！——这肯定是马克思作为在经济科学中的革命创新者的主要优点之一。

曼德尔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理解之深，也是为很多经济学家所不及的。他指出，与一些人强加给劳动价值论的任务相反，《资本论》从来没有想用这个理论来说明市场上价格的短期波动（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价格短期波动问题是在《资本论》以后的某册书中才会去专门论述的）。劳动价值论力图发现的是隐藏在价格波动后面的理解社会经济关系的钥匙，可说是分子中的原子。劳动价值论把整个经济分析推向了一个比西方主流经济学价格理论更高的抽象水平。它要说明的问题不是某人怎样跑（跑的时候腿和躯体做什么动作），而是是什么促使他跑。

针对一些人认为研究有别于价格的价值是多余的议论，曼德尔还指出，那种否认经济学需要有力图发现经济表面现象之下的神秘力量的抽象理论的观点，是极不科学的。没有一个搞医学（且不说其他物理科学）的人，会因为害怕成为笑柄而不敢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我们能够凑足症候做出诊断时，为什么要费神去寻找疾病的‘更深刻的原因’呢？”显而易见，如果人们不努力去发现藏在现象后面的东西，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经济的发展。他举例说，市场上价格短期波动的规律不能说明，为什么一公斤黄金能购买的美国消费品的数量，在1974年比七十年前将近多一倍（平均消费价格指数于1904年相比增加了四倍多一点，而自由市场上的黄金价格上涨了八倍）。显然，在长期内的这种价格基本运动，同长时期内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在不同消费品工业中和金矿工业中的不同动态有关，就是说，同《资本论》所表达的价值规律有关。

曼德尔对当代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贡献，是他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首先启动了对长波理论的重新研究。这个理论认为，在50年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着上下波动的长波。美国的积累社会结构学派和法国的调节学派，都以自己的方式接着曼德尔的思路研究了长波理论。这是因为在他提出长波理论时，资本主义世界正为长期存在经济危机所困扰。与内生长波理论家不同，曼德尔和康德拉吉耶夫、熊彼特一样，认为扩张性长波开始于外生冲击（例如战争、社会革命等等），但是，他在揭示从长期上升到长期下降的转折时，加上了自己的不对称内生理论，强调了利润率变化在形成资本积累步伐中的作用。他的理论主要依据的是二次大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历史发展。

曼德尔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是继自由资本主义、古典帝国主义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新阶段。应当用承认各种基本规律相互作用的马克思的方法来研究。以往的一些经济学家通过一个高度概括的、单一的终极原因来说明发展和停滞的趋势。例如罗莎·卢森堡把这一因素概括为：实现剩余价值的困难，以及随之而来的将非资本主义世界越来越多的领域吸收到资本主义商品流通中来的必要性。希法亭认为，竞争是可以说明资本主义发展与危机双重趋势的一个终极原因。这些看法是与马克思的分析方法相违背的。马克思是把每一个单一规律看成是整个规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单一规律汇集成整体动力来影响资本主义经济变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是所有基本规律相互作用的结果。造成发展的主要因素有：总的资本有机构成；资本在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分配状况；剩余价值率的发展；积累率的发展；资本周转时间的发展和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

曼德尔将晚期资本主义称为国际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他认为，世界经济结构决定和制约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结构，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结构、交换关系等又影响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促成这一结构不断发展变化。现代资本主义的剩余利润及其流动，是世界经济结构的形成要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总是导致不平衡，它的实际发展过程并不伴随利润率的有效均等，剩余利润的存在是必然的。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剩余利润来源于国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国际方面、地区方面以及部门方面发达和不发达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等级化了的整体。这一多分枝的、不平衡的联合的重心，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形式：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是发达和不发达在地区方面的并存；古典帝国主义时期是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和不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并存；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是发达部门和不发达部门在工业方面的并存。

曼德尔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依然存在，这种不平衡导致不发达国家地区和部门向发达的国家、地区和部门转移利润，所以剩余利润的来源是不发达国家、地区和部门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或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而获得剩余利润的途径，在国际范围内是通过资本输出和不等价交换，在国内则是以技术改进、创造发明和以专利为基础的生产力发展来实现的。无论在国际或国内，垄断是发达的国家、部门的资本家所惯用的手段。

由于战后国内国际资本主义关系的变化和科学技术发展而出现的晚期资本主义，具有其本身的特点。第一，固定资本周转周期缩短。它提高了对不断发展的投资活动的需求，但也提高了利息，从而对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产生了重大压力。第二，技术发明加速。智力劳动的固有趋势是导致技术发明的加速实现，现代资本增殖的特殊条件使这种创造发明得到应用。随着技术革命的加速，劳动的社会化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全部结果，越来越变成每一个特殊的生产领域中每一个特殊生产过程的直接先决条件。然而这种社会化了的人类所具有的大规模科学技术，却是从属于实际资本增殖的种种条件的，这一矛盾不断加剧。第三，永久性的重整军备吸收剩余资本。军火生产是社会生产的第三部类，生产破坏手段，它生产出来的商品并不进入生产物质因素的再生产过程，也不能相互交换，它吸收了剩余资本，有助于解决实现困难和阻止利润率下降，反映了寄生性的加强。

曼德尔对第三次技术革命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关系做了分析。他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的形成会使资本国际积聚转向资本国际集中。其具体条件是：第一，第三次技术革命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的新发展，使全国范围内进行有利可图的生产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不可能了，这不仅是因为国内市场的限制，而且也由于大量资本需要应用在生产方面。第二，用新技术进行生产的要求。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剩余利润最主要的形式是技术剩余利润。固定资本周期的缩短，技术革新的加速，都是为了追求新的产品和新的生产过程。这种新产品和新生产过

程包含着固有的对资本扩大的冒险，因为研究和发展需要大量的费用，而且新产品和新生产过程还要求最大限度的产和销。这就是说，以生产专业化为基础的国际劳动分工的这些新形式，要求国别资本的融合，即国际资本集中，以多国公司的形式适应其需要。第三，社会政治力量以及经济力量已经引起了向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资本输出相对萎缩，结果过剩资本就主要徘徊于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这又进一步促进了国别资本的融合和多国公司的发展。资本的国际集中既是必然的，又是可能的，是一种客观的趋势。

曼德尔认为，资本的国际集中，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为帝国主义政治体系的国际结构提供了三种可能的模式：第一种是超帝国主义模式。单一的帝国主义势力具有霸主的地位，其他各种帝国主义势力都丧失了真正的独立性，并且落到了半殖民地小股势力的地位；第二种是极端帝国主义模式。国际资本融合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义所有者之间的一切经济利益的实际差别都消失了。所有主要的资本家都已经将他们所有的资本、剩余价值生产、剩余价值实现和资本积累加以扩大，非常平稳地扩大到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以至他们对任何国家的特殊局面、阶级斗争的特殊情况、政治发展的民族特色等等，一概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第三种是持续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模式。尽管资本的国际融合已经发展到足以用较少数目的帝国主义超级势力以取代较多数目的、独立的帝国主义势力，但是因资本不平衡发展的反作用的阻止，不能形成一个反映资本利益的、真正的全球性的共同体。其中持续的帝国主义之间竞争模式的实现是最可能的，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美国、日本和西欧的三足鼎立格局已经显示出了这一模式的存在。

在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中，曼德尔坚持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一国胜利的托派立场，指出，资本的国际运动经常产生生产力的国际差异，并扩大这种差异。在不发达地区原料和劳动力未被利用，而工业化国家则有过剩资本，两者的结合产生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在殖民地生产原料、粮食和奢侈品，那里资本有机构成低，平均剩余价值率却很高，工资水平低。但是这种情况在帝国主义时期并未形成当地的积累，而是作为剩余被吸引到了宗主国去。同时，宗主国还通过不等价交换对殖民地进行剥削。而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不等价交换成了殖民剥削的主要形式。通过不等价交换，每年不发达国家生产的剩余被转移到发达国家。所以，不发达国家彻底的工业化是不可能的，工业化和生产力地区之间的差异一直在扩大，半殖民地存在着永久性的社会危机。劳动者的革命将是争取主要生产手段和社会剩余生产的社会化，以便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获得解放。但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只能在世界范围内完成。

此外，在对社会主义的讨论中，在东欧改革运动风起云涌的背景下，他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必须是计划经济的观点，拒绝市场社会主义，但认为计划中需要引入民主，并结合对苏东社会主义政权垮台的研究，就这一观点展开过论辩。曼德尔认为苏联式“命令经济”的低效率是起因于官僚有一种内在动机想要歪曲信息或阻碍信息的传输，苏联式的“命令经济”与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都无力使经济增长最优化，在这一点上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远大于差异。这再度表明第三条道路是合理的，因为，在一个以民主方式进行计划的自治经济中，生产者为实现合理的技术进步而尝试各种机会的动机十分强烈。研究曼德尔的这些经济思想，对于我们从更多的角度去思考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局限，都有明显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Itoh, S. (1997) "Obituary: Ernest Mandel, 1923-1995",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4, 1.
- Arestis, P. and Malcolm Sawyer, eds, (2000)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Dissenting Economists*, Edward Elgart Publishing, Inc.
- Mandel, E. (1978) "On The Nature of the Soviet State", *New Left Review* 108 (March-April).
- Mandel, E. (1980) "The Laws of Motion of the Soviet Economy", *Critique*.
- Mandel, E. (1983) *The Second Slump*, London: Verso Press
- Mandel, E. (1984) "Pays semi-coloniaux et pays dependants semi-industrialisés", *Quatrième International*, 13, April.

Mandel, E. (1986) "In Defence of Socialist Planning", *New Left Review* 159 (September–October).

Mandel, E. (1988) "The Myth of Market Socialism", *New Left Review* 169 (May–June)

Mandel, E. (1988) *Beyond Perestroika*, London: Verso Press.

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4、1979年版。

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中译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曼德尔：《〈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中译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中译本，2002年版。

陈学明、张志孚主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名著提要》中卷，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编：《马克思主义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上一篇文章： WHICH WAY IS THE ECONOMY GOING?(Robert Brenner)

下一篇文章： 曼德尔——对他的著作和生平的简介(杜建国)

版权所有：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电话：010-62511177如有任何意见或问题，请发Email至cape@ruc.edu.cn